

## 在自謙與自負間擺盪(真正訂正版)

--思果先生訪談錄 廖玉蕙 2002.11.09.

看不盡的湖光山色，一路迤邐過去。北卡的夏日，竟已微微有些秋意。石家興博士的車子就在一條又一條的高速公路上穿梭。毫無地理觀念的我們，以為像是由士林到景美的路程，沒料到竟開了足足兩三個鐘頭，差不多跑了兩三百公里。

思果先生新近搬了家，我們抄來的地址，顯然有所失誤，門牌號碼竟遍尋不著！等到我們得到正確資訊，回頭轉到思果先生的住處時，他老人家已經在門前的草地上頻頻張望了。甫進大門，他便急急取出一張寫好的墨寶及一袋出版的書籍，說是早準備好贈送我們的，這樣的溫暖，讓我們感到十分的窩心。

女主人因為追趕垃圾車，跌壞了腿，在樓上養病歇息，沒有下樓來。思果先生禮數十分周到，準備了水果、蛋糕待客。今年八十四歲的他，除了略顯清瘦外，倒是精神奕奕且十分健談的。在約莫一個半鐘頭的拜訪時間內，除了侃侃而談之外，還帶我們參觀車庫、書房、廚房，並卯足了勁為我們打了一套拳、唱了一支平劇<趙氏孤兒>裡的曲子，堪稱「搏命演出」！多年前，看了余光中先生寫的<沙田七友記>裡的思果先生，曾經為余先生描寫的靈動有趣，笑倒在地，今日一見本尊，更對余先生記人功力之高妙肅然起敬。

老先生真是個非常有特色的人！言談逗趣，態度卻一本正經。無論談什麼，他總是自負到最高點後，好像忽然想起「勝不驕」的古訓，陡然轉向自謙起來，中間的峰迴路轉，常常讓人聞之噴飯。譬如，談運動，「我伏地挺身可以做幾百下，短跑跑兩英里。」可是，現在卻「膝蓋不太好，就不敢跑了。」談翻譯，「《西泰子來華記》，那部書其實翻得很好的，經過徐主教看過，還有方豪神父也看過，是沒有錯的，翻得很用心的。」接下來，又客氣地說：「如果後來要再改，也還可以改得更好一點。」談英文造詣，自傲地說：「可以寫很講究的英文，下

過幾十年苦功。」旋即又改口：「但是現在比起美國人來，還是不如的。」說散文，「我可以說是下了功夫，英國的散文大家我都看過。」「二十歲剛剛出頭，寫一篇稿投到報紙，報紙就以特約撰述的名義登到社論上，第一版登出來。」才說完，緊接著，便警覺地謙稱：「可惜我就是舊書看得不夠多。」提起唱曲，意興風發地誇耀「我天賦的嗓子之好，唱京劇很好。人家認為我這嗓子香港第一，沒有人比我更好。」接著又是一番客氣，指著同行的石家興教授說：「不過要說唱的話，石教授唱得真好，我沒有看到第二個有那麼好的嗓子的，他真是天賦的好嗓子。」不過，有些事他可是一點也不客氣的，譬如：學寫字：「拿起筆來就寫，寫出來就很像樣的。」提起他的朋友，幾乎沒有一個是學問不好的：「我交往有學問的人，得到許多他們的好處。」說起他買的書，沒有一本是沒有價值的：「時間有限，不能看第二流的書，只能看第一流的。」有時，他也會反過來先自我貶抑一番，如「我記性並不是太好。」講完，卻又不甘心，唯恐你當真，隨即補充道：「但是我寫文章就會記得什麼地方看到的書，就會想到一點。」總之，他眼中看到的都是很棒的人，也不忘透露自己也是不簡單的。

臨走之際，他忽然話鋒一轉，正色地告訴我們：

「人喜歡汽車、洋房，汽車、洋房不會愛你，這沒關係。可是，你喜歡她，她會喜歡你，這太可怕了！這時候，就問你做不做，管住了，就好了！」

接著，悄悄跟我們透露他曾經愛上一位美國太太。可是，自己的太太實在人太好了！當時，在情愛裡痛苦掙扎的他，曾跑去向神父告解。神父開導他說，結婚後，喜歡上別的女人是很平常的，不過，得「適可而止」！在哀感頑豔的故事結尾，思果先生鬆了一口氣說：

「幸好！總算勉強撐過來了！」

廖：你出版過很多的書，包括翻譯、散文小品、養生書，不知道您記不記得自己一共出過多少本書？

思：散文大概有二十多本，還有一些稿子沒有出版，將來看有沒有機會再出。翻譯的書大概也有二十多本，主要的一本大書就是就是狄更斯的《塊肉餘生錄》系列，另外的小書也不少。有一本很要緊的書，可惜現在沒有人看，就是講利瑪竇到中國來的，我翻譯的名字叫《西泰子來華記》（**The Wise Man from the West**），**Vincent Cronin** 寫的，那部書其實翻得很好的。

廖：在哪裡出版的呢？

思：天主教香港真理協會出版的，那個書經過徐主教看過，還有方豪神父也看過，是沒有錯的，翻得很用心的，可惜就是因為天主教的，人家不大注意。不過，如果後來要再改，也還可以改得更好一點，翻譯是永遠也改不完的。你翻譯了，讓另外的一個人看，他又可以改更好一點。我曾經在《讀者文摘》做編輯七年，專門改翻譯稿，都是第一流好手翻譯的。但是，稿子到我那兒，我都要改的。我的朋友、同事叫我不改人家的，可是我都改了。但是，那個時候《讀者文摘》的銷路一直上去，連很有學問的人都認為可以叫小孩看《讀者文摘》，把中文學好。但是，後來我走了以後，銷路就沒有上去。因為我有一個毛病，只要有一句不好，我一定很難過的，我一定要改好一點。其實幫我們翻譯的，有很多老資格的前輩，我做他的職員恐怕都沒有資格。雖然，他的稿子讓我改了，可能很不開心，不過我還是要改的。因為，有時候找到一個更好的中文句子，就把它改一改。我相信我的稿子給他們，他們也要改的，因為不見得我比他們更好。

廖：我們都知道思果先生的英文是自修來的，現在國內有很多的學生其實也很想

學英文，可是老學不好，不知道您可不可以跟他們傳授一下秘訣？

思：其實學英文沒有秘訣，就是看書的時候用心看，多查字典，要查英美第一流的好字典、大型的字典，小字典不行的。另外，還要查百科全書，因為裡面有些知識，你不懂就不能翻。講經濟學、醫學、化學什麼的，是很難的。翻的人要有一點基本的知識才好，所以得要看大型的百科全書。除此

之外，多看英文書、多用心唸，也順便寫一點。從前有一位叫葛先生，他的英文是自修出來的。他教人念英文的方法很好，就是看英美第一流的字典和修辭學。假設說小孩子在外國住幾年，那一輩子文字就是他的了。如果不在小時候把英文唸好，以後長大了，再怎麼唸，也不會太好了。當然還是可以唸得好一點，就是文字不是他的。像我們的中文，小學唸過以後，就是幾十年不唸，中文也還在那裡。但是外文要在二十歲以前把根柢打好，才能一輩子屬於自己，否則，以後再怎麼用功都沒用。我的英文下過幾十年苦功，但是現在比起美國人來還是不如的。寫起來可以寫很講究的英文，但是那個英文寫出來還是跟他們不同，一定要從小就要把外文唸到骨子裡頭，要趁早。

廖：我們知道您寫了很多的散文，可不可以跟讀者介紹一下您大概都寫些什麼？

思：我寫過一篇文章講我寫散文的經過，那篇文章大家看一看就知道。其實我都

沒有敢寫小說，因為現在的短篇小說技巧很高，不是一般人可以隨便寫的。但是散文我可以說是下了功夫，英國的散文大家我都看過，我把他們的文集拿來用心看過，寫得最好的一個英國的散文家叫 **Max Beerbohm**，寫得真好；美國最好的叫 **E.B.White**，也寫得非常好，**E.B.White** 我跟他通過信，那時他還沒死，但現在已經不在了。英國的散文家都去世了，我就沒法跟他們通信。我走的那條路，可以說是英國散文家的一條大路。以中文寫作的，我是很佩服周作人的，他的散文就是沒有人及得上，後來他做了漢奸，我很傷心。做了漢奸後，寫得就不好了，因為說話有顧忌，不能再好好的寫。中國古代散文家，我也看了，我覺得比不上西方的散文家寫的路那麼寬、那麼好，但是中國寫得好的也是有的，譬如：韓愈、柳宗元、歐陽修。我以前都是看中國的舊的筆記，我覺得對寫散文很有幫助。現在因為中文也受翻譯的影響，不是純粹的中文，所以要鼓勵大家寫純粹的中文，只有看沒有翻譯以前的舊書可以得到。

廖：所以你很強調要閱讀古籍？

思：對，要閱讀古籍。自從胡適之先生提倡白話文以後，他們都叫人不要看線裝書，這一點他們害人啦！他們自己本身線裝書都唸得很好的，中文的底子都很好，他可以講這個話，但是後來的人不看線裝書，沒有中文底子，寫出中文來就不夠了。就連看舊小說《紅樓夢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兒女英雄傳》都是好的。

廖：您在一本書裡頭曾經客氣地說：「我寫一輩子的散文成績平平，但是總算是傾了全力，把讀者的利益放在心裡。」可不可以更進一步解釋一下，怎樣叫做「把讀者的利益放在心裡」？

思：文章寫出來，一方面就是要讓看的人舒服，看了得到好處。顧炎武講『文學有利於天下。』我很佩服他的話，就是你寫的文章要對人有好處，有的文章我就不很佩服，就是說對人沒有好處，像得諾貝爾獎的高行健，他的書，我覺得對人沒有好處，他自己覺得很開放，他那個講法就是他覺得……女子也喜歡的，你給她的好處啊！但是我是個天主教徒，我的想法就不是這樣的，我覺得你對別人的利益要顧到，不能對人有害的，別人的女孩子，你不能隨便害她一輩子；或者是她已經結婚了，她的婚姻很神聖的，你不能破壞她的婚姻；當然也許有些女子喜歡他，我相信會有的，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。我知道有一種男人，他在外面常常十次有八次失敗，有兩次他成功了，以後他就無往而不利；但是，有的人就一輩子不肯隨便。拿我來講，結婚六十五年了，當初結婚的時候，我太太比我年紀大，有人講這個不要緊，將來等她年紀大，你再換個人嘛！所以，我就信了天主教。天主教是不許再婚的，所以我到現在都還做個天主教徒，我覺得這樣做對我的太太、對我自己都有好處。雖然，和自然鬥，終歸是失敗的，只求不要敗得太快、太慘。過正常生活的人，多半事情不大，胡搞的人都完了！

廖：所以你寫文章其實是很強調「淑世」的功用？

思：是。或者勸人不要失望，勸年輕人如果沒有受到教育，自己可以努力讀書，不要失望，總有希望的。…我以前在銀行做事，因為沒有唸書，看到外國顧

客來，我沒有辦法對付，我請唸過教會學校的同事幫我的忙，我覺得這是很丟臉的。於是，自己下苦工唸英文，後來，就可以應付了。從那時候起，就一直唸下去，到現在沒有停止過。

廖：您曾經說「如果你想要學詩，功夫是在詩外」，可不可以進一步說明？

思：你想學詩，功夫在詩外；你學翻譯，功夫是在翻譯之外。翻譯有很多功夫要學的，你不懂的，要去研究，中文不能受英文的影響，你中文要寫的像中文。所以陸游講「功夫在詩外」，這句話很有道理，你光寫詩是不行的，要唸很多書，研究很多學問。像我現在退休了，但是，還是可以看人生，想想我過去認識的人、許多事情。寫作也是，你光是在寫作方面用功不行，你還要拿眼睛看世界上的事情，去研究人。

廖：我們看你的書，其實常常用很多小故事來說一種大道理。那你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小故事呢？

思：一個寫作的人他差不多隨時隨地、什麼事他都是留心的，什麼時候用得到這個材料不曉得，到了寫的時候，它就會來了。一個題目來了，就想我自己看過什麼事、看見什麼人，別人講的話都要留心，好像就是隨時都要蒐集材料的感覺。有的人做筆記……

廖：你有做筆記的習慣嗎？

思：我沒有做筆記，不過我好像都記得的，到了寫的時候，就會慢慢想出來。所以，一篇文章通常要寫很久，一個題目寫了一百字在那裡，過兩天，一想起的時候，加一點進去，後來加進去很多，所以如果寫得很快就不行了。平時看的書，記得什麼地方有什麼材料，到寫文章時就去找，我記性並不是太好，但是我寫文章就會記得什麼地方看到的書，就會想到一點。

廖：所以，我們看到你的文章裡面其實旁徵博引。

思：可惜我就是舊書看得不夠多……。

廖：真的嗎？我們都覺得你舊書好像看得很多？

思：像錢鍾書就不得了，他寫得真好，中國的詩書他看了就記得，所以沒有人可以跟他比，我真是非常佩服他。他的《管錐篇》《談藝錄》都好，而且他的外國書看的也很多。我的朋友裡面有個黃國彬，他的外文好，是香港人，他有英、法、德、義、西班牙等現代的外國語，他差不多全記得，還有拉丁文和希臘文，他真是書讀得多，中文也好；還有個梁錫華也是，梁錫華寫書，連回教的《可蘭經》他都看，基督教的聖經也熟。他也寫小說，寫香港大學生……這個人是不得了，他不知道可以做多少事！他在嶺南大學做教務長、文學院院長，已經忙得不得了，還能寫那麼多書！這兩位真是讓人佩服。……要講天才，余光中真是天才，他這個人聰明絕頂，我看到聰明人很多，但天才就不是很多，余光中是天才。還有一個天才是香港從前徐主教（徐誠斌），什麼東西他一下子就是懂得比別人還多，腦筋之快，真是不得了！英文之好，恐怕中國人少有，像吳經熊他們的英文給他看了，他都改的。他改洋人的英文，都改得一塌糊塗。我跟他做過幾年事，可惜沒學到他的英文；翻譯也是好的，他可以不用看字典翻譯的，因為英文太好了，用不著翻字典，別人翻總要查英漢字典的，他不用翻，他自己看了全懂了。

廖：聽你這麼一說，我覺得您交往的人真是太厲害了！幾乎個個都「了不起」「不得了」！

思：有幾位是真了不起！香港大學的一位英文教授 **Edmund Blunden**，是英國的詩人，曾說過我一句話，他說你很會買書、撿書，買的書都是好書。這一點我倒是曉得，我偶爾買書都是買最好的書，因為我的時間有限，不能看第二流的書，只能看第一流的，所以買的書都是第一流的書，我看英國文學的書是根據英國文學史那個路子去看的，中國的書也是前人講什麼書好，什麼人有學問，我就看他的書，不過我中國古典文學的底子還是不夠。

廖：看來您不但挑好書買，好像交往的朋友，也挑第一流的人，個個了不起！

思：我交往有學問的人，得到許多他們的好處。

廖：您退休之後，很注重養生之道，也寫了一本叫《我 82 歲，我很健康》的書，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？

思：小時候，我身體很壞，這跟我失學一樣，沒有受教育，後來自修。因為身體不好，所以要鍛鍊。我從小多病，什麼病都得過，我的母親很苦，但是後來我就鍛鍊，從身體很壞練到變成一個很健康的人。但是，過了八十二歲以後，好像是老年要跟我算帳了，就是膝蓋不太好，還有就是記憶力壞了。

廖：您很注重養生，運動嗎？

思：做運動！到現在運動都不停的，伏地挺身我做幾百下的，當然不是很徹底的，雖然不徹底也比不做好。都短跑，經常跑兩英里，但現在膝蓋不太好，就不敢跑了。

廖：聽說您還擅長「八段錦」？

思：八段錦是太極拳，太極拳打了四、五十年了，現在每天還打。我如果是打太極拳，不練跑，膝蓋不會壞，但是跑對心臟非常好，而且因為練跑，怕痔瘡、脫肛，所以就不敢喝酒，也是好的。我喜歡喝酒，如果喝酒喝下去一定身體喝壞，因為有痔瘡了，就不敢喝酒，也得到好處。但是，我現在勸朋友不要練跑，走路一樣的。現在美國最壞的是汽車，出門就開汽車，回家也開汽車，不跑了、不走路了；大陸的人走路、騎腳踏車，活得很老，身體很好。我勸各位每天如果走四十分鐘路，身體一定好的。另外就是做腳底按摩，台灣不是有腳底按摩嗎？我每天都按摩的，走路為什麼好？走路就腳底按摩了嘛！所以走路是好的，如果赤腳走不平的路那就更好，不過赤腳恐怕把腳割壞。

廖：聽說腳底按摩很痛的！



思：痛就是有病。我在台灣跟一個修士住，他是專門研究腳底按摩的。他按摩我的腳底後，發現我的身體非常好，因為按摩時不痛。如果你腳底按摩時很痛，就是有病，痛的地方要繼續按摩就不痛了，我每天按摩腳底。還有就是按摩穴道，每天花十幾分鐘按摩，等於做運動。這個又不要花錢，你若是吃藥，每種藥都有副作用，有的人吃了藥以後，反而得病，副作用把他命就送掉了。所以，藥不要隨便吃，中國有一句話叫「不藥是中醫」。我碰見一個西班牙西醫，他說從來不給病人吃藥的，有病人來，不給藥，病人不放心，就給他糖水喝喝。其實我發現西藥現在都有張單子，上面講有什麼副作用，有的是一定有的，有的是不大有的，但是西藥的副作用，尤其是新的藥的副作用要當心，我研究人，發現有很多有錢人吃得太好，結果把心臟血管都吃得堵塞了，結果得心臟病死了。那麼你如果運動、按摩腳底.....我想活得很久都不會有病的。

廖：余光中先生寫的〈沙田七友〉裡面提到您很喜歡唱平劇？

思：因為我天賦的嗓子之好，唱京劇很好。人家認為我這嗓子香港第一，沒有人比我更好，聽了覺得很舒服，唱的也是用丹田之氣唱，其實也是運動之一種，我發現唱京戲對身體很有好處的。我也拉一點胡琴，拉得不是太好，不過也拉一點。有朋友拉得很好，後來就不拉了，他得心臟病；另外一位教我拉胡琴的朋友，本來要跟我學太極拳，後來沒有學，六十幾歲差不多就死了，心臟壞透了。

廖：這是不是說光拉琴不行，還要唱才行？

思：要唱才行，唱其實好，用丹田之氣也是一種運動。

廖：我昨天碰到賈亦棟教授，他說您也在跟他合作演出戲劇，由您負責您寫劇本，所以您也寫劇本囉？

思：賈先生是鼓勵我寫過一個劇本，後來我就沒再寫出第二個劇本。我發現賈先

生對戲真有研究，我跟他一談，就覺得他真是傑出。他說電影鏡頭不能一個鏡頭什麼動作都沒有，一定要有人出現或者有什麼東西行動，一點都不錯！我看戲，果然發現沒有一個鏡頭是死的。我的好朋友胡金銓導演，畫得很好，字也寫得很好。他做導演很認真、很講究。一個戲有一點不好，他就卡，重拍。可是運氣不太好，最好賣的《龍門客棧》是人家請他拍的，後來他自己拍戲，每次都沒有錢賺，很可惜，後來去世了。

廖：您也寫書法，真是多才多藝！我看你所有的活動似乎都跟身體健康有關係？書法也是……

思：寫字，我從小就寫的。從小練的東西都好的，我這個寫字可以說不管什麼碑帖拿來第一次臨，寫出來都跟它差不多，並不太難。我專門寫書譜，清朝有個漢人，寫過四百遍書譜，寫出來並不見得好，只有一個人寫書譜寫得好，叫溥心畬，寫得真是好！我相信我寫書譜寫得不算壞的。我送你那張就是書譜，你找出來看，跟帖子差不多的啦！我如果在國內，就可以賣字，現在在美國沒辦法賣字了，沒有人要。我寫字是從小就寫了，畫，我就沒學好，沒有跟人學畫，沒有在畫上下功夫，如果下點功夫，我可以把中國畫畫好一點。

廖：您唱平劇是唱鬚生是不是？

思：對，也唱一點黑頭，唱裘派的鬚生，不過要說唱的話，石教授（指同行的石家興教授，作家簡宛女士的先生）唱得真好，我沒有看到第二個有那麼好的嗓子的，他真是天賦的好嗓子。他要是不做教授，改行去唱歌，娛樂界唱歌的全完了，怎麼能比得上他！沒法跟他比，他唱得真是好！

廖：你寫了這麼多的散文，出了這麼多的書，可不可以說說你如何跟文學結緣？

思：我唸小學時寫的作文，老師常把它貼在圖書館門口給人家看，這是鼓勵。那時寫文言文一點也不費事。後來在香港中國銀行做事，大概二十歲剛剛出頭，寫一篇稿投到報紙，報紙就以特約撰述的名義登到社論上，第一版登出來，

給我很大的鼓勵。後來從香港到上海，到上海各大報投稿，他們就用我的稿，就變成一個經常投稿的人。後來又回到香港，徐教授要我替報紙做翻譯，就變成以寫作維生。主要是他看過我的文章很喜歡，就喊我去幫他做翻譯，他很認真改我的翻譯稿，我相信就算大學翻譯系的教授也沒那麼認真改的，他實在很了不起！他本來在牛津大學唸書，後來在中國大學做教授，又做神父，他的學問真好！

廖：您跟他學到很多？

思：是！但是，我曉得我的英文寫出來終歸是不像英國人、美國人寫的。但寫出來很有那個派頭的，所以那個英國詩人 **Edmund Blunden**，我跟他通信、寫文章，他也很喜歡。這些人都死啦！他要是不死的話，我可以在英國打出一條路出來。英國打一條路出來，在美國就有路啦！可是後來就算了，我信了天主教後，什麼事都看得破了，算了！

廖：您真是得天獨厚啊！寫書法很容易就寫得跟書譜一樣，唱鬚生是香港第一，……

思：寫字是拿起筆來就寫，寫出來就很像樣的，唱戲啊就是天賦的嗓子好，我覺得最有名的名角在，我都不怕，我很敢唱的，唱出來很有樣子。

廖：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您目前在這邊的家居生活，大概情況是怎樣？

思：我本來總共有四個兒子、一個女兒。最大的兒子去世了，很可惜，非常聰明，書唸得很好，但是心臟有病。心臟有病去開刀，但是心臟倒沒事，結果因為肺不好去世了，很可惜！三十多年前的事了，如果還在，現在有六十多歲了，去世時三十多歲。現在是三個兒子一個女兒。我八十多歲，還沒有孫子、孫女。人生就是這樣，我有那麼多的子女，卻沒有孫子。有就有，沒有就是沒有！

廖：您現在每天還是寫作嗎？

思：現在，我的稿不大受歡迎了。《聯合報》、《中國時報》都不用了，他們有自己的人。現在台灣只有《自由時報》用我的稿，連《世界日報》也不用了。香港本來還有《星島日報》用我的稿，《星島日報》後來賣掉了；美國紐約有一個《僑報》，給一點稿費，《大公報》用過一點稿，它半年才給一次，而且我在《大公報》寫稿，很多人緊張起來，以為我親共。其實，我寫的文章都是宣傳天主教的教義，但是有人很緊張，所以，以後也就不給他寫了。台灣《聯合報》也不用了，《中國時報》也不用了，因為現在他們自己都有人，我已經老朽、過時了，也沒法子趕上時代，所以，以後大概會寫少。現在這時候如果還能做些事，我就看點書。以前因為要寫作、翻譯，看的書少，現在翻譯還做一點。我寫還可以寫，腦筋還有，但是記憶力差，很多東西不記得了。

廖：您最近還有書要出版嗎？

思：我手上還有稿，寄到大陸的《遼寧教育出版社》。這一本《投降要緊》很好。這個出版社出的書，都是老一輩的，這一系列裡面，別人的書都很好的，所以我夾在裡面，覺得很高興，裡面的東西也比較儉樸一點；台灣《大地出版社》另外有一本《想入非非》。但是他不出，說現在沒有銷路，很多大的店都關了，所以也不能怪他，不能叫人家貼本嘛！你的書不好銷嘛！也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寫小說？他不曉得寫小說是另外一種事，我不會就是不會。不敢寫短篇小說，你看莫泊桑他們那幫人，寫了以後，情況改變了，跟從前不同了，寫的好啊！寫得真講究，我看了好的就害怕，不敢寫。長篇小說呢，我記憶力不太好，也沒有在固定什麼地方待得很久。我現在看美國人寫的《飄》，原作者的本領就了不起，他把人的心理真是摸得清楚，寫一個很傲慢、自私的女生，寫得真好，真是有本領。所以，我就不敢嘗試，其實可以寫自己過去的歷史……

廖：很多人都寫回憶錄，你有沒有打算寫回憶錄啊？像王鼎鈞先生都寫到第三本回憶錄了，聶華苓也在寫回憶錄《三生三世》。

思：是應該寫一部！

廖：謝謝您接受訪問，希望很快可以看到您的回憶錄問世。